

2012年12月25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黑寅升 电话:6207156
 版面设计:郑虹 校对:张晗

“美容腐败”撂倒 12 名女性官员

高消费极具隐蔽性

办案检察官剖析,这一系列因美容而发生的贪污、受贿案件均实施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而女子美容会所里的高消费又将常人拒之门外,脱离了监管。这种新型的“美容腐败”潮流极具隐蔽性,使得很多女性官员抱有侥幸心理。

截至12月初,京城多起因美容而衍生出的系列贪污、受贿大案在历时一年多的全面调查后,目前已由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陆续侦查终结。

据了解,这是北京市检察机关首次查办发生在美容会所里的系列贪污、受贿案件,共立案13件,其中12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均为女性,另一起是北京城建集团原副总刘某为情人出资美容的共同贪污案,13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多为局、处级干部,涉案人员之多、波及行业范围之广,均为京城历史之罕见。



匿名举报牵出系列大案

2011年3月,北京市检察机关接到上级转来的一封匿名举报信,寥寥数字的举报信中反映北京市卫生局机关工会主席白宏长期在美容会所高档消费,行为可疑,匿名举报引起了检察机关的高度重视。

检察官初查发现,白宏分管的工会单独设有财务和银行账户,经常有大量的支票、现金的支出,而返回平账的发票内容多为“会议费”、“培训费”、“办公用品”和“礼品”等,却没有一张发票能够反映出与“美容会所”有关联。深入调查后,检察官发现,开具这些“会议费”、“培训费”、“办公用品”发票的某酒店、某商贸公司、某销售公司等四家公司都由一个共同的上级管理公司注册成立——北京某女子会所管理公司。

这家女子会所管理公司还在北京海淀、朝阳等核心地段实体连锁经营着5家高档美容中心——对外则统一冠名为北京某女子世界健身俱乐部。凭借着敏锐的意识,检察官开始搜集到白宏涉嫌犯罪的线索和证据,而白宏在这家女子世界健身俱乐部的美容轨迹开始浮出水面。

这是一家只为女性提供专业美容和保健服务的高档会所,在北京市中关村、亮马河、万柳等黄金地段有多家分店连锁经营。白宏第一次走进这家会所是在2006年7月,当时的她并不具备

那样高的经济消费能力,只能从自己分管的工会会费里“想办法”。

有了第一次“湿鞋”,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从2006年7月至案发前,白宏多次动用工会会费,在这家2000多平方米的会所里,体验遍了美容、美体、健身等上百项特色服务,美容会所仿佛一个磁场,对白宏产生着强大的吸引力,她越陷越深,沉迷其中。

这一“沉”就是5年,没有人知道白宏的“秘密”,而年近60岁的她则在周围人群的赞美声和嫉妒声中享受着成功女性的快感。统计显示,从2006年7月至2011年3月,白宏利用担任北京市卫生局机关工会主席的职务便利,以召开会议、培训、购买礼品等名义,多次从自己主管的市属卫生系统工会会费账户中领取现金支票或现金,将自己负责管理的工会会费共计人民币399万余元转入北京某女子世界健身俱乐部等多家公司,支付其个人的美容、保健消费,后以北京某女子世界健身俱乐部等多家公司开具的发票到单位平账,以此手段贪污公款399万余元。

2011年12月20日,北京市一中院以贪污罪判处白宏有期徒刑十五年,白宏未上诉。

明示并收受美容卡

在查办白宏特大贪污案的同时,检察机关并没有就案办案。在侦查中,办案检察官查获了北京

某女子世界健身俱乐部内部的秘密客户资料和相关账目,更多涉嫌美容的职务犯罪线索开始浮出水面。

不过,与白宏利用虚开发票、贪污公款等手段用于美容不同的是,一些女性官员选择了收受他人办理的美容卡等受贿形式进行个人美容。

例如,杨苹曾任北京市财政局某业务处处长,2005年年初,杨苹经同学介绍去了北京某女子世界健身俱乐部做美容。体验过几次后,杨苹觉得这家美容会所服务细致,环境幽雅,但费用太高。后来,在跟一些单位的财务负责人聊天时,杨苹耍起了“心眼”。

北京某研究中心是一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中心一负责人苏某也是女同志,因拨付资金等事项,苏某找到杨苹“帮忙”。二人在聊天时,苏某问“有什么需要”,杨苹点名提到了一家女子会所,“你们要方便就给我办张美容卡吧”。

过了几天,苏某把一张办好的美容卡送给了杨苹。此后,从2005年至2008年,借“过节”之名,苏某分5次给杨苹送上了5张美容卡,每张卡的使用金额不等,有的卡使用金额为3.8万元,也有面值2万元的美容卡,统计显示,6张卡的总金额累计为19.2万元。

案发后,据检察机关查证,2004年至2008年,杨苹在担任处长期间,明示并收受一些单位为其办理的美容卡进行个人美容消费,金额共计人民币38.9万元;2009年至案发前,杨苹利用职权上的制约关系,在一些单位报销个人美容消费发票,并将报销款据为己有,金额共计人民币16.9万元。

“美容腐败”缘何凶猛?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在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侦办的美容系列贪污、受贿案中,还有中石化、

国家某科研院所、北京住总集团、华北计算科学研究所等多家单位的女性官员相继坠入“美容深渊”,案情波及多个行业。

据办案检察官介绍,13起系列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大都处于40岁至50岁的中年年龄,在各自单位虽然岗位重要、事业有成,但在私人生活中却有着相同的美容“嗜好”。检察机关不完全统计显示,13起案件中的女性犯罪嫌疑人的“美容瘾”都极大,每个人在美容会所的消费记录均高达数百次。

比较分析13起系列案件,记者发现,各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周期都很长,比如白宏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签领了工会支票上百次用于个人美容消费,而杨苹6年里连续几十次收受多个单位和个人为其办理的美容金卡,各自的犯罪行为都隐藏得很“深”。

“这一系列因美容而发生的贪污、受贿案件均实施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而女子美容会所里的高消费又将常人拒之门外,脱离了监管。”办案检察官剖析,这种新型的“美容腐败”潮流极具隐蔽性,使得很多女性官员抱有侥幸心理。

另据检察官披露,该系列案中涉及的北京某女子世界健身俱乐部,其旗下还注册了一些相关联的商贸公司和销售公司,这为多名女性官员开具不同名目的发票到单位平账提供了便利条件。

“规范当前一些美容机构的经营秩序显得尤为迫切。”结合办案实践,检察官认为,“对于美容机构,需要在一个好的社会秩序中发展。而时下一些美容机构的经营者,为了盈利,不惜注册关联的‘空壳’公司,帮助一些女性官员虚开发票,放弃了基本的正义感和社会道德感,严重扰乱了国家正常的税收和财务管理秩序,其违法经营行为亟待有关部门通过执法加以规范。”

(据《检察日报》)

链接 相关评论

会所,奢华下的腐败

最近,看到一则消息:司法机关近年来查办的一些腐败案件表明,各类会所正逐渐演变成滋生腐败的新温床。会所腐败,成为国家工作人员腐败的一个新变种。

眼下,形形色色的奢华会所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出现。这些会所门槛高,“安保”严,老百姓连走近瞧一眼都不易,更别说了解里边在搞些什么活动。如此隐蔽的场所,若要搞权钱交易、暗箱操作,真是一个不错选择。而有些会所也很“贴心”,专门为官员提供一些私密“服务”。这也难怪会所腐败会成为一种突出的社会现象。

近几年,从中央到地方都在严打官员腐败,明着顶风作案的人少了,一些脑筋活络的官员开始“另辟蹊径”。于是,有关会所的腐败事件时有发生。一张上海市卢湾区红十字会在某私人会所消费近万元的餐饮发票被网友曝光后,引发红十字会的信任危机。我省曾查获的多起宾馆、会所聚赌案,涉及众多富豪和官员。而在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查办的新型行贿、受贿案件中,一些行贿人将自己的会员卡借给官员使用,或在会所宴请官员,甚至进行赌博、嫖娼等非法活动。

会所腐败,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种新现象。而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对此却存在空白。加上部分高档会所有一定的“背景”,一些行政部门和司法机关即便获得线索,也不敢轻举妄动。

我们应当看到,各类高档会所鼓吹的奢侈之风已经引起社会的关注,若再充当腐败的新温床,更会激起公众的强烈不满。因此,有关部门必须引起重视,决不能让会所成为监管的“真空区”。一方面,政府职能部门要大力介入,如工商、税务、公安等部门对会所的经营方式范围、入会资格、财务状况进行监管;另一方面,要落实有关纪律,管好官员的“8小时之外”,让官员远离高档会所,远离腐败。

(据《浙江日报》)

